

隱蔽的市郊

Paul Knox

洛杉矶的骚乱暴露了现代美国城市的弱点，一度起支配作用的城市商业区正在被郊区蓬勃发展的商业和住宅综合企业所削弱。郊区发展的设计吸引着人们将居住及就业从城市中心退出。这些正改变着都市化美国的面貌。

美国城市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主要因为洛杉矶当局在四月宣判殴打黑人司机的警察无罪而引起的骚乱，发生在洛杉矶的暴行，纵火和抢劫是前所未有的，并有54人死亡和5000处大火，上万座建筑物遭严重破坏，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和14000人被逮捕。洛杉矶的暴行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说明市内贫民区和移民聚居区的问题还未减轻，暗示兴旺发达的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发展，是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日益衰退而不是对这种趋势的改良。

同时，从洛杉矶穿过这个国家，在花盛顿特区富裕的郊区，另外一类很不相同的出版物上出现了一个较小的标题，在马里兰州郊区的艾温尼——一个规划设计的私人住宅区，这里的居民出现在新闻中，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即将来临的事情不高兴，60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即将搬入与其富邻合并的“便宜”的住宅，这些住宅每套售价96725美元，而中等收入的家庭将需要每年赚3~4万美元去偿付每月大约750美元的抵押付款，特别是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在1991年的年收入是34416美元的背景下，看来这还不够。但是对艾温尔的居民来说，付75万美元购买住房又看到洛杉矶造成的损害，与收入中等和普通职业者为邻，这种情况显然是令人惊异的。

这两则新闻故事反映了当代美国城市的变化，洛杉矶的混乱可以解释为长期的城市中心衰退的症状，由于就业逐渐地移向城市周围的地区，而低收入居民被迫陷在衰败的环境下忍受种族歧视、种族冲突、失业和社会动荡。由艾温尼一例而揭示的市郊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就业分散化的反面冲突迹象，一种围绕着美国城市变革而出现的“后城郊”的一种发展形态。

经济分散化是美国大都会周围地区商业和工业迅速发展的结果。它使得中心城市和商业中心不再像以往那样起支配作用，这就促使一些观察家声称“郊区的结束”。他们强调，在90年代多中心的大都会，市郊已经发展成熟到具备类似城市的规格。后郊区的美国被分化而呈多元化，带着不同密集度的混合以及在形式和功能上不可预料的组合，它由类似城市特点的外观显示其特征：办公楼、工业区与居民区并列发展，商业中心大得足以称为“边缘城市”。它的特征还表现为一系列旅游景点——大面积成片的发展，诸如沿水区的改善，节日

等保障水平以下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生产能力发展的远景估计不足。但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则证明，人类所拥有生活资源不仅可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且也足够世代代生存所需。例如，在苏联粮食生产快于人口数量的增长（表2）。而以此为基础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食品供应水平。类似的进展也发生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别的社会主义联邦体制国家。关于提高粮食生产的可能途径和实现这些的办法，将在下一章加以研究。

王庆生、陈家振摘译自《Жизненные Ресурсы Земди》、Избательство《Урабжай》, 1989, 21~31页。

市场、美术馆、科学城、办公村和象艾温尼一样的私人住宅小区——为未来的买主、房客、居民提供有特色的，经过精良包装的土地使用和享受。

新的通讯技术象卫星、光纤网、无线电、高速自动编码系统，蜂窝状的电话和电传机械改变了一些地域经济活动组织的结构，缓解了工作人员和消费者之间因距离而产生的不协调，估计大约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工作量可以通过电讯在家中完成，虽然实际的比例只接近百分之十。然而，一些变化已经确定。例如，一般的零售店、成衣店尤其是家俱店不得不面对从商品目录册和有线电视的直接销售而形成的强有力的竞争（客户用电话定货，用电传机传送信用卡号码），结果，一些商店就被不断增长的、无所不在的送货服务小车所替代。同时，信用卡和自动工资储蓄放松了人们与附近银行的联系。但是电讯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把银行，保险公司、零售店等的后方办公室功能移到了大都市的边缘，这些部门不要求与客户直接联系，也不要求直接卷入市中心办公区国内和国际间的密切的电讯通讯联系。

电讯不仅仅缓解了前后办公事务的联系，把后者放到比较廉价的位置。后方办公职能本身就成了优于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密集型事务。因此，象记事和存货控制这样的日常事务需要有可容纳大型计算机的大面积的新建筑。需要有带动空调的高能量和为适应通讯线的要求而升高楼面。尽管不同的公司有不同选择地点的要求，这样的建筑通常都是趋向大都市的边缘。对一些公司来说，为邮件和包裹的交付而接近机场是很关键的；对另外一些来说，接近一个联邦储备银行的支行对于迅速递送和结清支票很有必要；对于接近繁华地带的其它办公室的公司来说，与大量的商业服务和技术人员接触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许多郊区的“市中心”发展如此迅速以至还来不及和独立的司法机构结合起来，在接近机场和高速公路交叉的适合发展的地段，许多都没有官方的名字，在街道图上，指南书中，邮局目录和统计报表上都是一片空白。在许多方面它们可以称为“隐蔽”的城市，没有行政机构、没有自己的商会、图书馆，市政厅、广场和法院。

但是，他们却非常真实地显示出不同空间和地段土地的价值。这些隐形城市展示出一幅可变的几何图形，它很大程度上依赖公路、高速公路以及可开发土地的组成分布。有一些隐形城市是线形的，高科技走廊，它典型地构造为围绕R&D（研究和发展）设施，清洁的工业区和旅馆，以及大量被发展学家称之为“折区”的单元；大片的单层建筑，办公室临街，附近可装卸货物，并腾出一些空间用作R&D实验室和小规模制造或仓库等。

这些走廊中较大的综合企业经常占有大片土地（通常是几英亩），有宽阔的停车坪，很多优美的景点（有瀑布、人工湖、假山、凉亭和雕塑），也有许多服务和便利设施就象保健中心、单车道、咖啡厅、花店和日托所。围绕波士顿的环城公路128道是这种高科技地带的原型，小点的例子是在华盛顿环城公路和杜拉尔国际机场之间的杜拉尔走廊，还有在马里兰州的贝瑟斯达和盖瑟斯堡之间的I—270技术走廊。前者主要由先进的技术部门支配，后者主要从事生物工艺（得益于国家健康研究所，标准局、美国农业中心、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支持）。

更普遍的是一些点状的繁华地段，它们在八十年代的崛起令许多人吃惊，不仅仅是在零售和办公空间方面已经超过了他们城市中心的商业区（CBD），而且他们也在高度专业化的服务方面参与和CBD的直接竞争，象抵押贷款，律师事务所、帐目服务、出版业和豪华饭店以及高级俱乐部等。许多新的名词出现了，微型城市、外围城市、技术郊区、郊区就业中心和周边城等。但是由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乔尔·加利尔提出的名词“边缘城市”，看来似乎已经是最流行的。泰森斯·克隆，华盛顿特区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加利尔和其它人所说的边缘

城市的原型。

在60年代中期泰森斯·克隆在文字上仅仅被记载为北弗吉尼亚的乡村一角，林木在66道州际公路，华盛顿环城公路，274道去杜拉尔国际机场的收费公路的交叉点上。行政上，它仍旧是乡村，一个分散的二千四百公顷的土地面积，包括三万居民和超过七万五千个工作职位，这都在费尔费克斯县的行政管理之下。但是它却被分成三个互相分隔的管理行政区和三个县级规划地区。泰森斯·克隆不是一个用作邮政的地址，居民的邮件必须去韦纳或者麦克林，一九九〇年的这个隐蔽的体系，却是美国第九大商业集中的地区，包括多于二千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几百万平方英尺的零售点，七个大型的百货商店，三千多个旅馆房间和八万多个车位的停车场，但是，当它成为除曼哈顿以外的东海岸最大的零售中心时，却几乎没有进行城市管理和市民事务处理的部门。它有一间国际著名珠宝店泰芬妮的分店，却没有对公共开放的场所；有高级的商业俱乐部，但没有公共广场；有大到数英亩的停车场，却没有公共汽车站；有成打的运动服装店，却没有娱乐中心、游泳池和单车道。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同时它也因为交通拥挤，地价昂贵，服务供应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冲突而成为被强烈关注的焦点。

这是一个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惊人成就的地方。但是用城市设计的眼光来看又常常成为被嘲笑和藐视的对象。象森泰斯·克隆这样的地方，不仅仅是新兴的，后郊区，多中心大都会形式的典型，他们也是表现当代美国城市化特征的新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发展计划的焦点。

与泰森斯·克隆这个隐秘地发展的城市相对应的就是象艾温尼一样有计划发展的。私人住宅小区。正如美国后郊区中其它大多数新的发展项目一样，它们都是经过高度统一规划和细致地市场推销。不象他们以前在花园城或新城迁移的先例，他们完全是在私人利益的范围内而计划的。到象商人这样的公共计划人卷入的程度。要求在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建造豪华的住宅，设计不落俗套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合理的居住密度，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益，艾温尼本身是一个四百公顷的发展区，有八百多套住宅，都座落在一个豪华的，设施齐全的，风景如画的区域里。此外，还有一个九十公顷的高尔夫球场，三万平方英尺面积的俱乐部，一个有马道的马场，二十公顷的溪谷公园和一个包括网球场、足球场、垒球场、儿童乐园和步行小道的游乐场。

在一些居民中产生不安情绪的六十套便宜的住房，是为履行蒙哥马利县的“中等收入居室单元计划”而建造的。计划规定发展商每做五十套住房必须分出大约百分之十五的居住面积给中等收入的家庭，这个计划是为那些没有偿付房价能力的老师、救护员、护士、电气工人考虑的，他们在美国后郊区发展的需求量和传统形式城市发展的需求量一样多。

宜人的环境就象艾温尼，对可以支付得起的房子需求量是如此大，以致于要发行彩票来分配房子给具资格的家庭。房子的支付能力在后郊区的美国事实上成为唯一最重要的指数，主要是因为伴随着真正家庭收入的稳定，城市的迅速发展带动了边缘城市完整配套的土地规划和有计划发展的小区。这样说来。对于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不是中等收入甚至是低收入或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他们向上的居住动机不是一个好兆头，对这些公民来讲，唯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维持生存。

周文承译自《Geographical Magazine》，1992. 8，陈炳炎 庄新宇校